

# 美國對華政策——艾奇遜之自白

(十)

居仁摘譯

## 四、韓戰之爆發

(韓戰對於美國，對於亞洲大局，都是十分重要，上文敘述艾奇遜因對華政策而大受共和黨攻擊時，已經先提到韓戰爆發，在艾氏原書中以下有很長的篇幅，記錄此一戰爭。在艾氏陳述以前，另有幾章述及美國對蘇政策以及北大西洋公約的事，其中也有些一鱗半爪的說明，與中國問題有關，先為摘譯於後。)

### (一) 美國重整軍備之政策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蘇聯自認無求於美國，完全反轉戰時依賴美援而維持表面與美合作的態度。艾氏在國務副卿時代，一九四六年二月九日斯大林在莫斯科發表「選舉」演說，重彈舊調，認為戰爭本是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獨占(制度)造成的。戰後這種獨占(制度)仍然掌握世界。所以蘇聯必須增強國防力量與必需資源，以為準備。

美國當時的駐蘇聯代辦肯楠 (George F.

Kenner) 奉國務院訓令報告這個演說的意義時，會有深入的見解。他說，克萊姆寧官對國際事件的神經質看法，根本是由於俄國多少世紀以來的恐怖感，和暴君的不安全感。不管是俄皇的政府或是布爾希維克的政府，總以為西方世界的進入俄國就是其最大的危險。馬克思主義本來是國際主義性的，但是正好使他們有了藉口，恐怖外面的世界。在馬克思主義的名下，他們犧牲了一切的道義價值，不惜採用任何手段與任何戰術。他們終於無法擺脫這個主義了。

肯楠預言，蘇聯的政策將使用一切的方法，滲透、分裂和弱化西方。其工具將包括各國的共產黨、外交與國際組織——阻撓他們所不喜歡的，故意走岔道來聲東擊西——用一切方法來試探弱點。和蘇聯尋求臨時協定，那是妄想，這種程序不能有結果，徒然導致政治鬭爭而已。艾氏認為肯楠所建議的辦法雖無效用，而且不管其所為的歷史分析對與不對，但是他的預言和警告則是再好沒有的。只可惜美國官方當時尚不能立刻了

解，要等到後來纔慢慢的發生反應。

後來美國復員完成，蘇聯敵對美國的態度，日益露骨。前文已經說過，一九五〇年一月十三日馬立克竟藉口否認中國國民政府的代表權而退出聯合國安全理事會。

三月艾氏奉杜魯門之命，會同軍事首長共同研究對抗方案，四月七日提出聯合報告，四月二十五日經過杜氏在國家安全會議討論後，即定案成為國家政策，這項文件就是著名的國家安全會議六十八號 (NSC-68)。

艾氏說這項文件迄在保密之中，他不便引述原文，但其內容已在刊物上有廣泛的討論。他本人許多的公開的聲明也是以這項文件的結論為基礎的。

該項文件開端便說明兩個超級強國在目標與意圖上互相衝突：蘇聯當權分子優先策畫宰制世界，而美國的目的則在於求得一種自由社會可以存在而繁榮的環境。艾氏一九五〇年在各地演講便是以此為主題。

他說，我們對於這種威脅的分析，便把共產主義的意念結構和蘇聯國家強權合併起來，視為一種侵略性的擴張主義追求，由於我們自己國家的觀念與權力所矚望的目標，根本是相反，所以我們便成了蘇聯的主要對頭。把俄羅斯人的動機觀念說成「凡不肯順從的便不是友邦」，而把我們的動機觀念則說成「凡受他國尊重其權利，則亦尊重他國之權利者，絕不是不友好的國家」，那是真實而且是可以了解的。我們自己的社會不需要使一切的社會與其相合，而克里姆寧宮的首領並不以維護其政權為滿足，亟欲擴張其控制，直接或間接的加之於其所能達到其他人民。我說：「打退這種威脅，不光是空手與和平的願望所能辦到的。」

這種分析受到某些自由分子和俄事專家們的反對。他們認為真正的威脅乃在於西歐的社會、經濟和政治結構上的弱點。矯正這些弱點，俄羅斯（威脅）的危險就會消滅的。這是我所不能相信的。今日對西歐的威脅好像是若干世紀以前伊蘭教的威脅一樣，兼有意念結構上的熱忱和作戰的力量。從前會由日爾曼與西班牙兩股歐洲武力與社會組織之興起加以遏止；今日還要加上美國的力量。（按由此可以艾氏對於共產主義的抵抗，重心在於歐洲！）

第六十八號文件分析了蘇俄的動機以及美蘇兩國自第二次大戰結束以來雙方實力之消長以後，建議採用特別措施，立即大規模改進軍隊及武裝的實力，以及經濟及士氣的因素，藉以使美國自己以及其盟國力能影響其他社會的行動。第六

十八號文件未並說明這些措施將需要多少經費，但據艾氏估算每年約在五百億元之譜，而當時實在的軍備支出不過三百五十億元。

接着艾氏敘述，他曾到處講說這種重整軍備的努力的必要。由是亦引起美國自由分子的批評。聯合國當時的秘書長賴依也有類似的意見。

賴依當時正鼓吹一種對蘇談判的十點計劃，擬訪問列國首都。他堅持說，這不是撫慰而是「談判」，談判是要求「雙方誠實的各有所獲而互為讓步的。」他說，「我們所需要的，世界所需要的，是一個二十年計劃，透過聯合國而贏得和平。」開頭是好像這樣去做的：（雖說賴依鄭重其事，的斷言不是撫慰，然而在我看來則頗為如是）他認為要先引誘蘇聯回到聯合國來。馬立克和他的隊伍是因為中國問題退席的，所以要聯合國先以多數推翻它自己，把共產黨當作中國的代表。

（按，好一個出賣中華民國陰謀的謬說，難怪二千五百年前，賴依的祖先還不知在那片森林裡或是那個湖沼邊緣裸着身體流浪時，我們的老子便說「聖人不可，大盜不止！」看今日像賴依等等、等等、等流的列國「聖人」，多如過江之鯽，真是天下滔滔。幸而艾奇遜這一次還有幾分清醒！）照我（艾氏）看來，這一切都無意義。我說關於中國代表權的問題，我們維持我們已經表白的看法，但將「接受聯合國任何機關有必要的多數所為的決定，我們不會退席。」至於談判一點，我們會考慮在聯合國中所提出任何意見，但是目前「我們軟難坐候，光是希望蘇聯政策的轉變。我們必須遂行我們自己的決定，創立起自由

世界的強力地位，因為此乃與蘇聯政府或能達成持久的協定之唯一基礎。」

五月艾氏前往巴黎及倫敦出席北大西洋公約的部長會議，會與英法首長密談，間亦涉及中國問題。

貝文十分坦白的供認，他承認中國共產黨之舉，是否聰明，不無疑問。他預料，鮮有益處，並懇請不要因為我們不同的路線而發生分裂。我看不出應該分裂的理由。在我看來，似乎有三件重要的事：歐洲之防衛與經濟；對日和約；以及次要的但仍然是很重要的，東南亞的麻煩情勢。（再度表明艾氏歐重於亞。）

一次艾氏與貝文及徐滿（法外長Schuman）談及應付蘇聯的宣傳問題。艾氏提出一系列共同努力的優先事項：(1)充分認識目前情況對於和平之危險與威脅，並將其有效的昭告公眾，(2)立刻進行增加軍力；(3)為歐洲軍事計畫創立經濟基礎並維持歐洲（適當的）生活水準；(4)使德國生產力加入此項共同努力；(5)防阻共產黨在遠東繼續侵蝕；及(6)設立機構以協助此等目的之達成。

於是貝文發言，說我們必須「贏取中立區域」，並且提出一種看法，說中國共產黨「有取得聯合國會員國資格的道義上和法律的理由。」對於他的第一點提示，我們同意，雖說不甚明白，究應如何去做。關於他的第二點，我辯說，問題不在於讓中國共產黨就座有沒有理由，而是在於如此做來，對於我們有甚大重要的局勢有什麼後果。我以為，那將大為增加共產黨在越南、馬來亞、非列賓和印尼搗亂的能力。而且除非美國變

更其立場，安全委員會的投票不會有什麼變動，我們看不出有什麼理由要變更這立場。由於毛在越南承認並且支持胡志明，似乎法國也不會變更他們的立場，這一點徐滿同意。如果比較兩條途徑所造成的害處，蘇聯因國民政府代表在場而退席對於美國的害處，似乎顯然輕於我所列舉共產黨在場的危險。而且，把國民政府排除以後並不一定就有共產黨取得聯合國中國政府席位的結果，除非聯合國（更進一步）對臺灣的國民政府採取敵對的行動。如果我們照貝文的提示去做，也許在聯合國裡沒有中國代表，而又把戰火蔓延到臺灣，更大的麻煩擴展到整個東南亞。貝文沒有堅持這一點。於是我們又回到歐洲問題的討論。

（按貝文既已「坦白供認」承認中共之舉，未見高明，而又亟於為其謀得聯合國席位，其心不誠可知。第二國際社會黨人之無恥，於此可見。由此亦可知我們的六十萬大軍，絕非無用。）

### (一) 韓戰之開始

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四日，禮拜六，華府正在週末，停止辦公，韓戰爆發的消息到達。艾奇遜在他的鄉居 (Harewood Farm) 下午搞了幾小時的園藝工作，吃了一頓稱意的晚飯，上牀看書，希望藉以入睡。約在十時左右，白宮的電話掛來。國務院主管聯合國事務的助理國務卿赫克遜 (John Hickerson)，主管遠東事務助理國務卿魯斯克 (Dean Rusk) 和無任所大使吉賽甫等人都已到院，由於美國駐漢城大使墨西俄 (

John Muccio) 電告北方的軍隊越過北緯三十八度線向南韓部隊攻擊。墨大使富有經驗而且有健全的判斷能力。據他的意見，這不像過去的前哨小接觸而是對大韓共和國的全面進攻。

赫克遜等人正與陸軍部長白斯 (Frank Pace) 密切聯繫。國防部長詹森與聯合參謀總長布拉德萊將軍 (General Bradley) 其時則正在東京。其他參謀首長則尚不知在何處，駐聯合國大使奧斯汀 (Warren Austin) 在其威爾蒙的家中。艾氏詢問赫克遜有何建議，他提議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在翌晨 (星期日) 召開緊急會議，要求停火，並火速要求美國駐韓外交及軍事代表不斷報告。艾氏同意，並訓令奧斯汀的副使格羅斯 (Ernest Gross) 通知賴依秘書長召集安全理事會。赫克遜、魯斯克、與吉賽甫並應瀉夜透過白斯與五角大廈方面草擬總統可能頒發之命令，如果他認為有採取軍事或其他行動之必要。同時艾氏將與總統通電話，他尚在米蘇里州獨立城家中渡週末。如果他要修改艾氏的囑咐，將立刻通知他們。

獨立城的時間比華府要早 (即慢) 兩小時。總統晚膳剛完畢，接到電話獲悉各情，核准艾氏所為的訓令，有意立刻返回華府。艾氏勸其不必冒險，夜晚匆促飛行，且待第二天早晨，消息比較完全時，由艾氏再作報告，他不妨下午再返華府。杜魯門同意，並說夜間如有需要，他可以隨時協助。艾氏記起春季詹森鬧意見，不准國務院與國防部隨便通消息那種荒謬的限制，他請總統知照白斯，是總統要求部院充分合作。工作順利進行而無困難。艾氏再電赫克遜證實以上各節，

他當晚的工作便算結束，自然赫氏仍要徹夜辦公。

(以上瑣碎的情形，是華府應付緊急事件的程序，值得注意，故為摘出。集權主義者和獨裁者在國際啟變時，對於時間的選擇 (如假期，週末) 以及敵人處理公務程序等等，向來是先研究清楚，準備好才動手的！)

第二天早晨國務院的消息不佳。以一支坦克縱隊為中心的全盤攻擊，正向漢城及金浦飛機場前進。南韓軍隊顯然是被壓服了。院部針對當時的消息擬好建議的行動及向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提出的決議草案。向總統報告事實後，得到他核准決議草案，他讓我召集有關的人員當晚到總統臨時會 (Blair House) 聚會。隨後他又在飛機上通知晚七時三十分在官舍晚餐。國防部長及聯合參謀總長當晚返回華府，艾氏知照國防部通知他們二人，三軍部長，三軍參謀長如時前往，自己則偕同國務副卿魏白、赫克遜、魯斯克兩助理國務卿和吉賽甫大使赴會。

我們原先起草的決議案，確認「北韓對大韓共和國之武裝攻擊」構成「一種無端侵略行動」。此項草案提示安全理事會某些會員國時，他們表示，現有情報是否可以證實此種結論，不無可疑。但是他們準備同意「構成和平之破壞。」他們聞悉，我們的代表尚未接奉訓令，如果北韓不顧決議案中立即停止衝突和退回北緯三十八度時，我們將如何行動之後，更加偏向於他們所主張的聲明。美國為了接受這些意見，乃將草案照改

蘇聯代表馬立克前因中國國民政府代表在場，退席返回莫斯科；安理會召集下午會議時，尚不知他這次是否將出席。後來他並未出席。沒有反對票，決議案以九對〇通過，南斯拉夫棄權。我在飛機場迎接總統，報告此項消息，並與其同車到總統辦公處。

先是那天下午，我會攔絕會客和一切公事，一二小時，在辦公室獨自沉思當時的局勢。說是「思想」，不免有點過分，因為並不是有秩序的思考，而是聽任各種可能性，拼湊起各式各樣的行動方式，然後由其尋找結論。我們向總統所建議的行動只是應付未來廿四小時的事，那也是我們當時所只能看到的。但是此後怎麼辦？一個可能是攻擊停止了；另一個是不停止。自從柏林封鎖事件以後，好幾個月以來，我們遇到蘇聯對許多危險之點做種種操演，試探我們的決心。高麗是在危險點的名單上的，但並不是優先的地點。柏林、土耳其、希臘、伊朗——都似乎是對蘇聯人比較方便而有利的操作地點。高麗是過於接近我們在日本的主力基地而又過於遠離他們主力基地，並不成為誘人的目標，儘管他們判斷這是我們比較的不若其他地方重視的處在。然而現在就在那兒打來了。馬上可能發生什麼事？我們如何決定我們的反應？幾乎是確定的，這個攻擊是由蘇聯所導演，所裝備，和所挑動的，而且不用武力是不會停止的。如果韓國軍隊負擔不了這工作（看來是如此的），只有美國出面軍事干與才能辦到。其他國家遣軍隊在政治上和心理上雖有幫助，但在軍事上是無足重輕的。這是我在

歐洲兩禮拜後所深知而不用置疑的。

很明白，這項攻擊並不構成我們對蘇開戰的理由。同樣明白的，我們是國際公認的南韓保護者，而南韓又對於美國佔領的日本之安全有極大的重要，這種攻擊是一項公開的，赤裸裸的對美國地位的挑釁。鑒於我們有力對付，如果對於這種挑釁竟然退縮，那要大為損害美國的強力與聲望。我所謂聲望是指強力所投下的影子，是有很大的嚇阻作用的。因此我們不能接受，由一個蘇聯傀儡，就在我們防禦外圍的破口之下，征服這樣重要的地區，而只是在安全理事會中說說空話和做點姿態，別無抵抗。看來，我們必須堅強起來，使用武力。這並不說，我們必須「放槍砲打贏仗」，而是要不讓這個攻擊成功（按原文是，要設法使這個攻擊失敗）。

我出發迎接總統時，尚無計畫，但是我的心是頗為清楚，我們即將建議途徑會導向何處，以及何以我們必須走那樣的途徑。

全體受邀之人在總統官舍聚齊。在等候開飯時會，詹森部長請布拉德萊將軍宣讀他從麥克阿瑟將軍帶回的備忘錄，討論臺灣的戰略重要性。我體會到這是詹森開砲，想和我開始轉移目標的辯論。顯然總統也是這樣看法，所以在布拉德萊讀完以後，總統便宣告，關於遠東情況的討論，最好延遲到飯後，我們單獨討論。於是這個題目就未再說，在進餐時談話以一般問題為限。飯後白宮侍者撤席離去，我們留在桌位繼續討論。

接着總統要我報告最後的發展和院部為他準備的任何建議。我做了一個黯淡的報告，說情況

頗為紛亂，又讀出三條建議：

(1) 擬授權並指令麥克阿瑟將軍對韓國，超出軍事援助方案已為之分配而外，給予軍火及其他配備。

(2) 擬命令美國空軍部隊在美國眷屬撤退之際，保護金浦機場，攻擊任何接近機場之北韓地空部隊。

(3) 擬命令第七艦隊自非列賓北上，防阻中國（大陸）對臺灣或相反之攻擊。（按「或相反」係指防阻臺灣反攻大陸。）

我又敦促加緊對越南之軍事援助。

總統遍詢在座各人意見。各項建議獲得各人或詳或簡之支持。意見頗為普遍一致，認為局勢逐漸明白，須採取迅速而有力之行動。總統與在座軍人討論，蘇聯是否有將此危機逼成一般戰爭之象。僉以為不致如此，因就長期而論，軍事均衡將化為對美較為有利而對蘇不利。渠等在目前情況之下，不贊成使用地面部隊。柯林將軍（General Joseph L. Collins）堅請總統核准麥克阿瑟派調查團赴韓，實地衡量局勢並作報告，總統許之。

末了，約在十一時，總統接受了我的建議，但保留對於第七艦隊發布何種命令，以待其約在三十六小時以後進入臺灣海峽，可以執行命令之時再行決定。（按此點，似堪注意，可能杜魯門當時尚猶豫未決，研究歷史者，應就杜氏自己所著各種回憶錄及其他有關係之著作比較。譯者此刻手頭無書，愧不能作更進一步之追究。）他又對我自己加給兩道訓令——調查其他可能遭遇蘇



聯人攻擊之地點，並為其準備一項聲明，備禮拜二日之用，（可能係對國會）報告已做之事。他說，他希望國務院中最優秀的頭腦擔任這兩件工作，並說「院中此種人才眾多。」這是多少年來出自於一位總統對國務院最可令人鼓舞的話。散會之前，他加重的說，他在禮拜二說話以前任何人不得有任何聲明。不得對報界洩漏，甚至背景新聞亦不准許。我提醒他，禮拜一我和詹森要出席預算委員會。他說，我們兩人中，任何一個，仍然不得做有關韓國的聲明。

會議結束時我將杜勒斯自東京發來的電文呈與總統。杜勒斯剛從訪問韓國返還東京。電文說：「南韓或能自行支持，並擊退攻擊，果爾，乃最佳之事。設彼等有不能如此做到之勢，則吾人相信，應即使用美國兵力，即或遭遇俄人對抗，亦所不惜。坐視韓國為無端之武裝攻擊所席捲，將引起可悲之連發事端，行且導成世界大戰。吾人建議應向安全理事會要求行動。」

六月二十六日禮拜一，自南韓來的消息，不斷惡化。艾氏及國務院官員上午分頭與國會方面聯絡。下午艾氏陪同韓國大使進謁杜魯門總統遞送李承晚求救的呼籲。韓大使因惱流淚，總統加以安慰。離去時，艾氏給與一紙書面聲明備其閱讀，聲明中保證美國堅固支持聯合國。（韓人向保護者美國乞援，而所得的答覆是，美國支持聯合國！）

艾氏返院後，和院中指定的官員會擬杜魯門總統前晚所要的聲明文稿，隨即停止會擬，自行起草。次日為杜氏所採用，甚少修改。

晚餐後，情勢更壞，艾氏要求進見杜魯門當面報告。杜氏囑召禮拜日晚會議諸人，在其辦公處會商。九時開會，范登堡將軍報告美軍擊落俄機一架，南韓軍隊在可駭的攻擊之下全線崩潰。杜魯門總統要求表示意見，我建議：

(1) 海空軍應全力支持韓國部隊，目前仍以三十八度緯線以南為限。

(2) 擬命令第七艦隊防止對臺灣之攻擊，並告知國民政府勿攻擊大陸，並知照第七艦隊必要時制止其如此行動。（按當晚尚未達前夕杜魯門所作保留決定之三十六小時，艾氏再度催逼，居心可想而知！）

(3) 美國駐菲列賓部隊應予加強，並加速對菲援助。

(4) 增加對越南之援助，並應向法國人提議，由我們派遣一強大之軍事代表團。

(5) 如總統批准以上各項建議，應即發表我奉命所擬之聲明，其中包括建議之行動在內。（艾氏早已胸有成竹！）

(6) 在預定明晨集議之安全理事會席上，我們應提出新決議案（赫克遜宣讀與家聽），要求聯合國各會員國給予韓國排除武裝攻擊及恢復該地區和平所需要之一切援助。如馬立克返回安理會並否決此項決議，我們即執行現有之決議。如彼不復會，則新提決議將無反對而通過。

關於蘇聯之反應一點，頗費揣測。但俄事專家（Charles Bohlen 與 George Kennan）認為俄國機構腫不靈，尚不能迅速有所決定。大家猜測次晨馬立克尚不致復會。

艾氏建議獲得一般贊成，包括詹森在內，總統亦加以核准。陸軍將官懷疑海空軍之支持是否足以挽救韓軍，雖說海空軍官員對此樂觀。如果必需動用地面部隊在韓作戰，陸軍將官認為殆須有某種程度之動員。杜魯門要求立即研究此項問題。

又決定翌晨由杜魯門與艾奇遜及詹森向兩院領袖議員報告現況。

當晚傳達已決定之命令，立即施行。但是第二天的安全理事會，則由於印度代表要向政府請示而移在下午開會，乃致美國支持所謂六月二十七日決議的行動超先實施，後來不免為俄羅斯人作為宣傳的把柄。不過美國的努力則發生其效果。

第二天，安理會開會，馬立克果然未到，美國提案通過，南斯拉夫反對，埃及與印度棄權。

杜魯門發表預定的聲明。同時美國照會蘇聯，希望蘇聯表示並未贊助此項攻擊，並運用其影響力，使北韓「撤退入侵部隊並停止敵對行動。」二日以後蘇聯答覆，雲端由南韓發動，責任應由南韓及「背後支持南韓者」負之。

六月二十八日禮拜三，紐約州長杜威（共和黨）發表聲明，熱烈支持政府的行動，但是塔虎特則在參院發動擯責。塔虎特的演說是典型的站在黨的立場發言，苛刻而不客氣的，不過在基本上是誠實的。他說，政府應該對於其所遭遇的麻煩負責的。韓國之畫分，南韓之未能充分裝備，「中國之失落」與共產黨，艾奇遜一月十二日演說之「邀請攻擊」，這一切都使此項攻擊為不可避

免。甚至此刻杜魯門所做的是對的，但是其方法則是不對的。他可以同意國會決議授權政府干與，但是總統以其行政權為據而逕自行動，他則懷疑其是否合於憲法。

六月二十九日禮拜四情況逼迫華府加緊決定。麥克阿瑟將軍派遣邱溪准將 (Brigadier General John Church) 赴韓調查，事畢報告說，不動用美國部隊，無法恢復原來情勢。禮拜四早晨所得的情報更壞。南韓在漢城迤南扼守漢水的努力完全失敗。中午情勢更黯淡。杜魯門召集「布萊爾大廈小組」(即前述兩晚與會的首要) 晚間五時開會。

會議決定涉及美國海空軍攻擊北韓軍事目標，但以此為限，並授權使用地面部隊保護遠在戰區以南的釜山口岸、飛機場及交通設備。同時麥克阿瑟已自東京乘飛機實地巡察作戰情況，他並已得通知，如果蘇聯軍隊干與，他應維護其自己軍隊之安全，並立即報告華府。

散會後不久，艾氏又回白宮，報告蔣介石委員長提供軍隊三萬三千人，參加韓戰，由美國運輸並補給。杜魯門總統似乎有意接受，但是艾氏反對，其理由是這批軍隊用以防守臺灣比南韓更有益。杜魯門吩咐艾氏明日在全小組各員之前提出，讓他聽聽大家的意見。

六月三十日禮拜五，麥克阿瑟將軍從艱險的前線視察回到東京，致電陸軍參謀總長柯林斯 (General Collins) 韓軍之後移乃是潰退，必須有美國戰鬥部隊才能穩住陣線。他請求授權立刻自日本派遣戰鬥部隊一團，作為隨後儘速調動的

兩師部隊的先鋒。電訊是禮拜五清晨三時到達，柯林斯將軍、陸軍部長白斯與助理國務卿魯斯克隨即在五角大廈用遠程電動打字機與東京麥克阿瑟將軍會商。麥將軍解釋其電報，加重前線緊急需要美國軍事援助。

五時白斯與杜魯門總統通電話，杜氏已起牀正擬着衣做清晨的散步運動，立刻核准派遣加強團，並允於數小時內再有答覆，同時召集布萊爾大廈小組是日上午八時三十分在白宮開會。在赴會途中，魯斯克將經過告訴艾氏。艾氏認為杜魯門總統對前線要求之反應，並無可異之處。

杜總統在白宮先說明其已核准之事，要求各員對於下一步驟表示意見。他對於蔣委員長立刻派兵之提議，表示合意。艾氏反對，其理由由是，

結果將適得其反，引起中國共產黨干與，或在臺灣，或在韓境，或在兩處。三軍參謀總長與艾氏站在一邊，他們說臺灣的精兵對抗北韓的裝甲部隊，未必有多大的幫助，不如將運輸工具留下備運送美國軍隊及補給之用。大家一致建議核准自日本續派兩師。杜魯門總統即如此決定，並核准發布必要的命令。

由於決定不接受蔣

委員長的提議，麥克阿瑟將軍提議由彼前往臺灣解釋此事。本能意識告訴我們(這也是後來經驗所證實了的)對於麥將軍奉命解釋要當心。而且在這時會，作戰司令官是應當另有佳用，於是另派國務院官員自東京前往臺灣解釋。

(按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既有決定，要求會員國援助北韓，中華民國不但有義務，而且有權利派兵赴韓，如果大韓民國反對，尤有可說，美國反對，無理之至。怕引起中共干與亦是錯誤，這是後來事實證明了的。至於怕臺灣受攻擊，更是沒有軍事常識的胡話。艾氏之自白，證明杜魯門原是有意接受我國軍隊援韓的。甚至第七艦隊阻止我國反攻，恐亦非杜魯門的本意，乃出自艾奇遜的鬼胎。)

## 永記紙業有限公司

專 銷  
模 造 紙 印 書 紙  
中 西 紙 張 批 發 零 售  
價 格 公 道 隨 叫 隨 送

地 址：臺北市大理街二十巷四號  
電 話：三三〇三二一三